

列國志

四、五

晉惠
公大
誅羣
臣



管夷吾病榻論相



晉惠公怒殺慶臣



介子推割股
君侯



第二十八回

里克兩試孤主

穆公一平晉亂

白下蔡 稟元放評點

話說荀息擁立公子奚齊。百官都至喪次哭臨。惟狐突託言病篤不至。里克私謂平鄭父曰：「孺子遂立矣。其若亡公子何？」平鄭父曰：「此事全在荀息。姑與探之。」二人登車同往荀息府中。息延入。里克告曰：「主上晏駕，重耳夷吾俱在外。叔為國大臣，乃不迎長公子嗣位，而立嬖人之子，何以服人？」且三公子之黨怨奚齊，子母入於骨髓，只礙主上耳。今聞大變，必有異謀。秦翟輔之於外國，人應之於內子，何策以禦之？」荀息曰：「我受先君遺託，而附奚齊，則奚齊乃我君矣。此外不知更有他人，萬一力不從心，惟有一死以謝先君而已。」平鄭父曰：「死無益也。何不改圖？」荀息曰：「我既已忠信許先君矣，雖無益，敢食言乎？」二人再三勸諭，荀息心如鐵石，終不改言。乃相辭而去。里克謂鄭父曰：「我以叔有同僚之誼，故明告以利害。彼堅執不聽，奈何？」鄭父曰：「彼為奚齊，我為重耳，各成其志，有何不可？於是二人密約，使心腹力士變服，雜於侍衛服役之中。乘奚齊在喪次，就刺殺於苦塊之側。」浪二一人不先定所立而孟時優施在傍挺劍來救亦被殺一時幕間大亂荀息哭臨方退聞變大驚疾忙趨入撫屍大慟曰我受遺命託孤不能保護太子我之罪也便欲觸柱而死驪姬急使人止之曰君極在殯大夫獨不念乎且奚齊雖死尚有卓子在可輔也去了一個心愛的荀息乃誅守墓者數十人即日與百官會議更扶卓子為君時年纔九歲里克平鄭佯為不知獨不與議梁五曰孺子之死實里克二人為先太子報仇也今不與公議其跡昭然請以兵討之荀息曰二人者晉之老臣根深黨固七輿大夫侯伯七命副車七乘半故有七輿大夫之官半出其門討而不勝，大事去矣。不如姑隱之，以安其心，而緩其謀。俟喪事既畢，改元正位，外結隣國，內散其黨，然後乃可圖矣。梁五退，謂東闕五曰：「荀卿忠而少謀，作事迂緩，忠而少謀，說得見作事迂緩，卻不可恃也。里克雖同志，而克為先太子之冤，銜怨獨深。若除克，則平氏之心憤矣。」東闕五曰：「何策除之？」梁五曰：「今喪事在通，誠伏甲東門，視其送葬，突起攻之。」只看二五之辭竟不得遲便此一大夫之力也東闕五曰善我有客屠岸夷者能負三千鈞絕地而馳若啖以爵祿此人可使也乃召屠岸夷而語之夷素與大夫驪遙音相厚密以其謀告於驪遙問其事可行否遙曰故太子之冤舉

不義之事我等必不容汝徒受萬代罵名不可不義是正經人而用之大是我儕小人不知也今辭之何如驪姬曰辭之則

必復遣他人矣予不如佯諾而返戈以誅逆黨即借其人而用之大是我以迎立之功與子與之以利以結其心是有權術不失富

貴而且有令名與為不義殺身孰得屠岸夷曰大夫之教是也大非孟浪力士驪姬曰得無變否夷曰大夫見疑則請

盟乃割雞而為盟夷去過即與平鄭父言之鄭父亦言於里克各整頓家甲約定送葬日齊發至期里克稱病不會葬

屠岸夷謂東關五曰諸大夫皆送葬惟里克獨留此天奪其命也請授甲兵三百人圖其宮而殲之借得兵來便好行

不是孟浪力士東關五大悅與甲士三百偽圍里克之家里克故意使人如墓告變亦明知事必不成草草畢葬即使二五

勒兵助攻自己奉卓子坐於朝堂以俟好音東關五之兵先至東市屠岸夷來見託言軍事猱以臂拉其頸頸折墜軍

中大亂屠岸夷大呼曰公子重耳引秦翟之兵已在城外我奉里大夫之命為故太子申生伸冤誅奸佞之黨迎立重

耳為君借言秦翟以制兵眾明借重耳以收人心汝等願從者皆來不願從自去軍士聞重耳為君無不踴躍願從者

梁五聞東關五被殺急趨朝堂欲問荀息奉卓子出奔卻被屠岸夷追及里克平鄭父驪姬各率家甲一時亦到梁五

料不能脫拔劍自刎不斷被屠岸夷隻手擒來里克趨勢揮刀劈為兩段時左行大夫共華亦統家甲來助一齊殺入

朝門里克仗劍先行眾人隨之左右皆驚散荀息面不改色左手抱卓子右手舉袖掩之刀斧之下豈衣袖能掩

懼而啼荀息謂里克曰孺子何罪甯救我乞留此先君一塊肉里克曰申生安在亦先君一塊肉也刀斧之下豈衣袖能掩

屠岸夷曰還不下手屠岸夷就荀息手中奪來擲之於階但聞跣躍一聲化為肉餅荀息大怒挺劍來闚里克亦被

屠岸夷斬之遂殺入宮中驪姬先奔賈君之宮賈君開門不納走入後園從橋上投水中而死里克命戮其屍驪姬之

姊雖生卓子無寵無權怒不殺錮之別室盡滅二五及優施之族髡仙有詩歎驪姬云

諧殺申生意若何要將稚子掌山河一朝母子遭駢戮笑殺當年假豫歌

又有詩歎荀息從君之亂命立而庶孽雖死不足道也詩云

昏君亂命豈宜從

猶說硬硬致死忠

壁馬智謀何處去

君臣束手一場空

里克大集百官於朝堂議曰今庶孽已除公子中惟重耳最長且賢當立

書名於簡平鄭父曰此事非孤老大夫不可里克即使人以車迎之狐突辭曰老夫二子從亡若與迎是同弑也

試人自知之豈在與迎不與迎笑矣惟諸大夫之命是聽里克遂執筆先書己名次平鄭父以下共華賈華離過等共

三十餘人後至者俱不及書以上士之衛假屠岸夷使之奉表往翟奉迎公子重耳重耳見表上無狐突名疑之魏犢

曰迎而不往欲長為客乎重耳曰非爾所知也羣公子尚多

求出何可得也天若祐我豈患無國狐偃亦以乘喪因亂皆非美名勸公子勿行乃謝使者重耳得罪於父逃死四方

生既不得展問安侍膳之誠死又不得盡視含哭泣之禮何敢乘亂而貪國

貪國乎雖是說得好聽大夫其更立他子重耳不敢違屠岸夷還報里克欲遣使再往大夫梁繇靡曰公子孰非君者

盍迎夷吾乎里克曰夷吾貪而忍貪則無信忍則無親不如重耳梁繇靡曰本猶愈於羣公子乎取人俱唯唯里克不

得已乃使屠岸夷輔梁繇靡迎夷吾於梁且說公子夷吾在梁梁伯以女妻之生一子名曰圉夷吾安居於梁日夜望

國中有變乘機求入聞獻公已薨即命呂飴甥襲屈城據之前息為國中多事亦不暇問及聞奚齊卓子被殺諸大夫

往迎重耳呂飴甥以書報夷吾夷吾與驪射卻芮商議要求爭國

於重耳以授我也

不覺喜形於色卻芮進曰重耳非惡得國者其不行必有疑也

者是皆有大欲焉

方今晉臣用事里平為首君宜捐厚賂以啖之雖然猶有危夫入虎穴者必操利器君欲

入國非借強國之力為助不可隣晉之國惟秦最强子盍遣使卑辭以求納於秦乎秦許我則國可入矣夷吾用其言

乃許里克以汾陽之田百萬許平鄭父以負蔡之田七十萬皆書契而緘之先使屠岸夷還報留梁繇靡使達手書於

秦并道晉國諸大夫奉迎之意秦穆公謂蹇叔曰晉亂待寡人而平上帝先示夢矣寡人聞重耳夷吾皆賢公子也寡

人將擇而納之未知孰勝蹇叔曰重耳在翟夷吾在梁地皆密邇君何不使人往弔以觀二公子之為人穆公曰諾乃

使公子繫先弔重耳次弔夷吾公子繫至翟見公子重耳以秦君之命穆弔禮畢重耳即退繫使聞者傳語公子宜乘

時圖入寡君願以敝賦為前驅重耳以告趙衰趙衰曰卻芮之迎而借外寵以求入雖入不先矣重耳乃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辱以後命亡人無實仁親為寶父死之謂何而敢有他志一領是來人直遂伏地大哭稽顙而退絕無一私語公子繫見重耳不從心知其實歎息而去遂弔夷吾於梁禮畢夷吾謂繫曰大夫以君命下弔亡人亦何以教亡人乎一領是來人不得繫亦以乘時圖入相勸夷吾稽顙稱謝入告卻芮曰秦人許納我矣卻芮曰秦人何私於我亦將有取於我也君必大割地以賂之許以重賂可也何必割地亦夷吾曰大割地不損晉乎卻芮曰公子不入國則梁山一匹夫耳能有晉尺寸之士乎他人之物公子何惜焉夷吾復出見公子繫握其手謂曰里克平鄭皆許我矣亡人皆有以酬之且不敢薄也苟假君之寵入主社稷惟是河外五城所以便君之東遊者東盡魏地南及華山內以解梁今臨晉縣為界願入之於君以報君德於萬一出契於袖中面有德色公子繫方欲謙讓夷吾又曰亡人別有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願納於公子之左右他倒得的是現物乞公子好言於君亡人不忘公子之賜公子繫乃皆受之史往有詩云

重耳憂親為喪親

夷吾利國喜津津

但看受弔相懸處

成敗分明定兩人

繫返命於穆公備述兩公子相見之狀穆公曰重耳之賢過夷吾遠矣必納重耳秦穆公本來意思甚好却被于繫教壞了公子繫對曰君之納晉君也憂晉乎抑欲成名於天下乎穆公曰晉何與我事寡人亦欲成名於天下乎公子繫曰君如憂晉則為之擇賢君第欲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賢者均之有置君之名而賢者出我上不賢者出我下二者孰利只許利害所移公曰子之言聞我肺腑乃使公孫枝出車三百乘以納夷吾聞利即從所秦穆公夫人乃晉世子申生之姊是為穆姬幼育於獻公次妃賈君之宮甚有賢德聞公孫枝將納夷吾於晉遂為手書以屬夷吾言公子入為晉君必厚視賈君先親其親雖是私其羣公子因亂出奔皆無罪聞葉茂者本榮必盡納之亦所以固我藩也穆姬大有識見夷吾恐失穆姬之意隨以手書復之一一如命時齊桓公聞晉國有亂欲合諸侯謀之乃親至高梁之地晉地卑孔之言不驗齊桓總是前見又聞秦師已出周惠王亦遣大夫王子棠率師至晉乃遣公孫隰朋會周秦之師同納夷吾呂飴甥亦自屈城來會桓公遂回齊里克平鄭父請出國舅狐突做主率羣臣備法駕迎夷吾於晉界夷吾入絳都即位是為惠公即為本年為元年按

晉惠公之元年。實周襄王之二年也。國人素慕重耳之賢。欲得為君。及失重耳。得夷吾。乃大失。望惠公既即位。遂立子圉為世子。以狐突號射為上大夫。呂飴甥卻芮俱為中大夫。屠岸夷為下大夫。其餘在國諸臣。一從其舊。使梁繇靡從王子黨如周。韓簡從隰朋如齊。各拜謝納國之恩。惟公孫枝以索取河西五城之地。尚留晉國。惠公有不舍之意。乃集羣臣議之。號射目視呂飴甥。飴甥進曰。君所以賂秦者。為未入。則國非君之國也。今既入矣。國乃君之國矣。雖不界秦。秦其奈君何。開口使里克曰。君始得國而失信於強隣。不可不如與之。卻芮曰。去五城。是去半晉矣。秦雖極兵力。必不能取五城於我。且先君百戰經營。始有此地。不可棄也。里克曰。既知先君之地。何以許之。許而不與。不怒秦乎。里克之吉。謂其在嫌疑之地。故令卻芮得以藉口也。且先君立國於曲沃。不過蕞爾。惟自彊於政。故能兼并小國。以成其大。君能修政而善隣。何患無五城哉。卻芮大唱曰。里克之言。非為秦也。為取汾陽之田。百萬。恐君不與。故以秦為例耳。上房。梯情態可恨。手鄭父以臂推里克。克遂不敢復言。惠公曰。不與。則失信。與之。則自弱。界一二城可乎。呂飴甥曰。界一二城。未為全信也。而適以挑秦之爭。不如辭之。惠公乃命呂飴甥作書辭秦。書略曰。

始夷吾以河西五城許君。今幸得入守社稷。夷吾念君之賜。即欲踐言。大臣皆曰。地者先君之地。君出亡在外。何得擅許他人。寡人爭之。弗能得。惟君少緩其期。寡人不敢忘也。

惠公問誰人能為寡人謝秦者。手鄭父願往。惠公從之。原來惠公求入國時。亦曾許手鄭父負秦之田七十萬。惠公既不與秦城。安肯與里平二人之田。鄭父口雖不言。心中怨恨。但地雖特地討此一差。欲訴於秦耳。鄭父隨公孫枝至於秦國。見了穆公。呈上國書。穆公覽畢。拍案大怒曰。寡人固知夷吾不堪為君。今果被此賊所欺。欲斬手鄭父。公孫枝奏曰。此非鄭父之罪也。望君恕之。穆公餘怒未盡。問曰。誰使夷吾負寡人者。寡人願得而手刃之。手鄭父曰。君請屏左右。臣有所言。穆公色稍和。命左右退於簾下。揖鄭父進。而問之。鄭父對曰。晉之諸大夫。無不感君之恩。願歸地者。惟呂飴甥卻芮二人。從中阻撓。君若重幣聘問。而以好言召此二人。二人至。則殺之。君納重耳。臣與里克逐夷吾。所謂外患則助。所謂內患則敵。我者可以改助。於是我者可以逐夷吾。改為君內應。請得為世世事。君何如。穆公言此計妙哉。固寡人之本心也。我者可以改助。於是我者可以逐夷吾。行聘於晉。欲誘呂飴甥卻芮而殺之。不知呂卻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凡為君者立嫡以長正也。晉獻弱於嬖寵，廢長立少，苟是為國主，神不能明白理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遂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既沒之後也。

荀息若早知要齊卓子之立，國人不與，而力辭託孤之寄，以悟其君，則可以不死於難，既不能正諫於其始，又為之任託孤之寄，雖微臨難苟免，豈可得乎？

荀息之立奚齊，猶有君命，既已見殺，何又擅立卓子？以大逆人情乎？死不足惜矣。

孔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又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君子重然諾，正是慎之於始，以為後來可復地耳。晉獻殺賢，孝之太子又

立之為君，可謂不失其親乎？外無大國之援，而有群公子之怨，而適許之以死，可謂信近於義乎？有罪孽寵子為庶孽

可不必復矣。荀息若於里平明吉之時，權之以義棄其亂命，而改圖焉，迎重耳而立之，則不特轉禍為福，而仍可不失其令名，乃不

知變計，而惟以踐言為賢，奚齊已亡，又立卓子，以重事而深怨，卒之身死名滅，而無濟於事。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硤硤然小人哉。

又曰：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其苟息之謂乎？

屠岸夷雖是力士，然卻是有見識人，不是一味鹵莽者。只看東闕五已自嘆，以爵祿他卻來與離過商量，離過告以大義，他便幡然

應命，倘圖里克連誅二五，此其識見高於荀息多矣，不得以其力士而輕之也。

議迎重耳，外笑不肯，署名自是走手，深心亦慮內難未靖，迎立未必便安耳。其曰：二子從亡，嫌於與弒，不過託詞不著耳。只看重耳

不來辭迎，數語便知二人自有心術相合處，此非淺人之所知也。

卻尚頗有見識，其度事揣情，四面安放，都無可議，只是輔着夷吾，脚跟先靠得不好，所以壞了賢臣擇主而事，正為怕帶累自家耳。

重耳素有賢名，國人悅服，禮賢下士，群臣所歸，從亡諸人一時英雄，父亡國亂，不為棄長，群臣迎請，不為因亂，太子先亡已為次長，

於序應立，不為無名，此時即因迎請，返國正位，無有不可，他只因外有夷吾及群公子懷虎視之心，挾強隣之力，將來必有鬭爭，未

便安然無事故，且坐觀其陳，徐圖萬全耳。卻尚之言曰：重耳非惡得國者，其不行必有疑也。一句便已勘破，隱衷必勸夷吾借秦力

以求入，亦是一樣見識，難為淺人道也。

里平既以國眾來迎，自不患其不納，入國而賞之厚，則可以為恩，薄亦可以無怨，奈何百萬七十萬許之如此其多，後乃尺寸不與

乎？秦有婚姻之好，使人來而勸我，以乘時是已有納我之意矣，厚許以金玉幣帛，秦亦有所利矣，不患其不從也。入國而償之易於

為力，不失信而可以結強隣之歡，奈何許以五城而尺寸不與乎？不許而與，可以生歡許而不與亦最為樹怨，內怨則迎我者可以

以收圖外怨，則助我者可以別取吾故曰：失計之甚也。

第二十九回

晉惠公大誅群臣

管夷吾病榻論相

話說里克主意原要奉迎公子重耳，因重耳辭不肯就，夷吾父以重賂求入，因此只得隨眾行事。誰知惠公即位之後，所許之田分毫不給，恨得他可又任用驍射呂飴甥，卻為一班私人將先世舊臣一概疎遠。又是一個里克心中已自不服，及勸惠公界地於秦，分明是公道話，卻為反說他為已而設，又是一層奸生不忿，忍了一肚子氣，敢怒而不敢言。

言出了朝門。顏色之間。不免露些怨望之意。這箇便及平鄭父使秦卻芮等恐其與里克有謀。私下遣人窺瞰。鄭父亦

慮卻芮等有人伺察。遂不別里克而行。平鄭父見識畢里克使人邀鄭父說話。則鄭父已出城矣。克自往追之。不及而還。

早有人報知卻芮。芮求見惠公。奏曰。里克謂君奪其權政。又不與汾陽之田。心懷怨望。今聞平鄭父聘秦。自駕往追。其

中必有異謀。臣素聞里克善於重耳。君之立。非其本意。萬一與重耳內應外合。何以防之。不若賜死。以絕其患。惠公曰。

里克有功於寡人。今何辭以戮之。卻芮曰。克弑奚齊。又弑卓子。又殺顧命之臣。荀息其罪大矣。念其入國之功。私勞也。

討其弑逆之罪。公義也。明君不以私勞而廢公義。臣請奉君命行討。惠公曰。大夫往矣。卻芮遂詣里克之家。謂里克曰。

晉侯有命。使芮致之。吾子。晉侯云。微子寡人不得立。寡人不敢忘子之功。雖然。子弑二君。殺一大夫。為爾君者難矣。寡

人奉先君之遺命。不敢以私勞而廢大義。惟子自圖之。奚齊卓子算不得君。況夷吾若在國中肯肯甘里克曰。不有所

廢。君何以興。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臣聞命矣。卻芮復迫之。克乃拔佩劍躍地大呼曰。天乎。冤哉。忠而獲罪。死。若有知何

面目見荀息乎。遂自刎其喉而死。卻芮還報惠公。惠公大悅。髯仙有詩云。

纔入夷吾身受兵。當初何不死申生。方知中立非完策。不及荀家有令名。

惠公殺了里克。群臣多有不服者。祁舉共華賈華雖過輩。俱口出怨言。惠公欲誅之。卻芮曰。平鄭在外。而多行誅戮。以

啟其疑叛之心。不可。君且忍之。惠公曰。秦夫人。穆姬申生之妹有言。託寡人善視賈君。而盡納羣公子。何如。卻芮曰。羣

公子誰無爭心。不可納也。善視賈君。以報秦夫人可矣。惠公乃入見賈君。時賈君色尚未哀。惠公忽動淫心。謂賈君曰。

秦夫人屬寡人。與君為歡。君其無拒。即往抱持賈君。這等善視之法。秦夫人失所托矣宮人皆含笑避去。賈君畏惠公之威。勉強從命。

事畢。賈君垂淚言曰。妾不幸。事先君不終。今又失身於君。妾身不足惜。但乞君為故太子申生白冤。妾得復於秦夫人。

以贖失身之罪。即白太子之冤。豈足贖失身之罪乎惠公曰。二豎子。與齊見殺先太子之冤已白矣。賈君曰。聞先太子尚蒙葬新城。曲即

沃君必遷冢而為之立。謚庶冤魂獲安。亦國人之所望於君者也。惠公許之。乃命卻芮之從弟卻乞往曲沃擇地改葬。

使太史議謚。以其孝敬。謚曰共世子。再使狐突往彼設祭告墓。先說卻乞至曲沃。別製衣裳棺槨。及冥器木偶之類。極

其整齊。掘起申生之屍。面色如生。但鼻不可當。役人俱掩鼻欲嘔。不能用力。卻乞焚香再拜曰。世子生而潔。死而不潔。

乎。若不潔不在世子。願無駭眾言。是氣頓息。轉為異香。遂重斂入棺。葬於高原。曲沃之人空城來送。無不墮淚。葬之三日。狐突嘗祭品來到。以惠公之命。設位拜奠。題其墓曰。晉共太子之墓。事畢。狐突方欲還國。忽見旌旗對對。戈甲層層。簇擁一隊車馬。狐突不知是誰。倉忙欲避。只見副車一人。鬚髮斑白。袍笏整齊。從容下車。至於狐突之前。揖曰。太子有話奉迎。請國舅移步。突視之。太傅杜原款也。恍惚中忘其已死。問曰。太子何在。原款指後面大車曰。此即太子之車矣。突乃隨至車前。見太子申生冠纓劍佩。宛如生前。使御者下引狐突升車。謂曰。國舅亦念申生否。突垂淚對曰。太子之冤。行道之人無不悲涕。突何人能勿念乎。申生曰。上帝憐我仁孝。已命我為喬山。在今曲沃縣之主矣。夷吾行無禮於賈君。吾惡其不潔。卻却其墓。恐違眾意而止。今秦君甚賢。吾欲以晉界秦。使秦人奉吾之祀。申生不措死以順父命。元此豈人死則心舅以為何如。突對曰。太子雖惡晉君。其民何罪。且晉之先君又何罪。太子舍同姓而求食於異姓。恐乖變耶。真不可解。申生曰。舅言亦是。然吾已具奏於上帝矣。今當再奏。舅為姑留七日。新城之西偏有巫者。吾將託之以復仁孝之德也。申生曰。舅言亦是。然吾已具奏於上帝矣。今當再奏。舅為姑留七日。新城之西偏有巫者。吾將託之以復舅也。何不再以夢言。杜原款在車下喚曰。國舅可別矣。幸狐突下車。失足跌仆於地。車馬一時不見。突身乃臥於新城外館。申生所建以延心中大驚。問左右吾何得在此。左右曰。國舅祭奠方畢。焚祝辭神。忽然仆於席上。呼喚不醒。吾等扶至車中。載歸此處安見。今幸無恙。狐突心知是夢。暗稱異。不與人言。只推抱恙留車外館。至第七日。未申之交。門上報有城西巫者來見。突命召入。預屏左右以待之。巫者入見。自言素與鬼神通語。巫者真能與鬼神通語耶。幽明道解。今有喬山主者。乃晉國故太子申生。託傳語致意國舅。今已復奉上帝。但辱其身。斬其膚。以示所罪而已。無害於晉。狐突佯為不知。問曰。所罰者何人之罪。巫曰。太子但命傳語如此。我亦不知所指何事也。突命左右以金帛酬巫者。戒勿妄言。巫者叩謝而去。狐突歸國。私與平鄭父之子平豹言之。豹曰。君舉動乖張。必不克終。有晉國者其重耳乎。正飯談間。聞人來報。平大夫使秦已歸。見在朝中復命。二人各別而歸。却說平鄭父同秦大夫冷至。賞著禮幣數車。如晉報聘行及絳郊。忽聞誅里克之信。鄭父心中疑慮。意欲回轉秦國。再作商量。又念其子豹在絳城。我一走必累及豹。因此去任兩難躊躇。不決。恰遇大夫共華在於郊外。遂邀與相見。鄭父叩問里克緣由。共華一一敘述了。鄭父曰。吾今猶可入否。共華曰。里克同事之人尚多。如華亦在其內。今止誅克一人。其餘並不波及。況子出使在秦。若為不知可也。如懼

而不入是自供其罪矣。鄭父從其言，乃催車入城。鄭父先復命訖，引進冷至朝見，呈上國書禮物，惠公啓書看之，略曰：「晉秦甥舅之國，地之在晉猶在秦也。諸大夫亦各忠其國，寡人何敢曰必得地以傷諸大夫之義？但寡人有疆場之事，欲與呂卻二大夫面議，幸旦暮一來以慰寡人之望。」

書尾又一行云：「原地券納還，惠公是見小之人，看見禮幣隆厚，又且繳還地券，心中甚喜，便欲遣呂飴甥卻芮報秦。」

芮私謂飴甥曰：「秦使此來，不是好意，其幣重而言甘，殆誘我也。」這等惡人，吾等若往，必却我以取地矣。飴甥曰：「吾亦料秦之懼晉不至若是，此必平鄭父聞里克之誅，自懼不免，與秦共為此謀，欲使秦人殺吾等而後作亂耳。」卻芮曰：「鄭父與克同功一體之人，克誅，鄭父安得不懼？」子金飴甥之料是也。今羣臣半是里克之黨，若鄭父有謀，必更有同謀之人，且先歸秦，使而徐察之。」飴甥曰：「善。」乃言於惠公，先遣冷至回秦，言晉國未定，稍待二臣之暇，即當趨命，冷至只得回秦。

呂卻二人使心腹每夜伏於平鄭父之門，伺察動靜。鄭父見呂卻全無行色，乃密請祁舉共華賈華雕過等，夜至其家議事。多人夜聚，便不機密了。五鼓方回，心腹回報所見如此。如此，卻芮曰：「諸人有何難決之事？必逆謀也。」乃與飴甥商議，使人請屠岸夷至，謂曰：「子禍至矣，奈何？」先識他一句最是動惡之法。屠岸夷大驚曰：「禍從何來？」卻芮曰：「子前助里克弑幼君，今克已伏法，君將有討於子。」妙在里克身上生，未不怕他不信。吾等以子有迎立之功，不忍見子之受誅，是以告也。屠岸夷泣曰：「夷乃一勇之夫，聽人驅遣，不知罪之所在，惟大夫救之。」卻芮曰：「君怒不可解也，獨有一計可以脫禍。」夷遂跪而問計。卻芮慌忙扶起，密告曰：「今平鄭父黨於里克，有迎立之心，與七大夫陰謀作亂，欲逐君而立公子重耳。子誠偽為懼誅者，而見鄭父與之同謀，若盡得其情，先事出首，吾即以所許鄭父負蔡之田，割三十萬以酬子功。子且重用，又何罪之足患乎？」如君果然欲殺，那裏等得？

這般從容，明明是計，只夷喜曰：「夷死而得生，大夫之賜也，敢不効力。」但不善為辭，奈何？呂飴甥曰：「吾當教子乃擬為問答之語，使夷熟記，不知如何結果，始亦危哉。」

是屠岸却如何省得？假使他又與離過商量，呂卻是夜夷遂叩平鄭父之門，言有密事。鄭父驚問其故。夷曰：「君以我助里克弑卓子，將加門內更深，猶不去，乃延之入。」夷一見鄭父，便下跪曰：「大夫救我一命，鄭父驚問其故。」夷曰：「君以我助里克弑卓子，將加殺於我，奈何？」果要加殺，豈是鄭父曰：「呂卻二人為政，何不求之？」夷曰：「此皆呂卻之謀也。吾恨不得食二人之肉，求之何益？」鄭父猶未深信，又問曰：「汝意欲何如？」夷曰：「公子重耳仁孝，能得士心，國人皆願戴之為君，而秦人惡吾之背約，亦欲

蓋鄭父猶未深信，又問曰：「汝意欲何如？」夷曰：「公子重耳仁孝，能得士心，國人皆願戴之為君，而秦人惡吾之背約，亦欲

蓋鄭父猶未深信，又問曰：「汝意欲何如？」夷曰：「公子重耳仁孝，能得士心，國人皆願戴之為君，而秦人惡吾之背約，亦欲

蓋鄭父猶未深信，又問曰：「汝意欲何如？」夷曰：「公子重耳仁孝，能得士心，國人皆願戴之為君，而秦人惡吾之背約，亦欲

蓋鄭父猶未深信，又問曰：「汝意欲何如？」夷曰：「公子重耳仁孝，能得士心，國人皆願戴之為君，而秦人惡吾之背約，亦欲

蓋鄭父猶未深信，又問曰：「汝意欲何如？」夷曰：「公子重耳仁孝，能得士心，國人皆願戴之為君，而秦人惡吾之背約，亦欲

蓋鄭父猶未深信，又問曰：「汝意欲何如？」夷曰：「公子重耳仁孝，能得士心，國人皆願戴之為君，而秦人惡吾之背約，亦欲

蓋鄭父猶未深信，又問曰：「汝意欲何如？」夷曰：「公子重耳仁孝，能得士心，國人皆願戴之為君，而秦人惡吾之背約，亦欲

蓋鄭父猶未深信，又問曰：「汝意欲何如？」夷曰：「公子重耳仁孝，能得士心，國人皆願戴之為君，而秦人惡吾之背約，亦欲

蓋鄭父猶未深信，又問曰：「汝意欲何如？」夷曰：「公子重耳仁孝，能得士心，國人皆願戴之為君，而秦人惡吾之背約，亦欲

蓋鄭父猶未深信，又問曰：「汝意欲何如？」夷曰：「公子重耳仁孝，能得士心，國人皆願戴之為君，而秦人惡吾之背約，亦欲

蓋鄭父猶未深信，又問曰：「汝意欲何如？」夷曰：「公子重耳仁孝，能得士心，國人皆願戴之為君，而秦人惡吾之背約，亦欲

蓋鄭父猶未深信，又問曰：「汝意欲何如？」夷曰：「公子重耳仁孝，能得士心，國人皆願戴之為君，而秦人惡吾之背約，亦欲

政立重耳。誠得大夫手書。夷星夜往致重耳。使合秦翟之眾。大夫亦糾故太子之黨。從中而起。先斬呂卻之首。然後逐君而納重耳。無不濟矣。鄭父曰。子意得無變否。夷即嚙一指出血。誓曰。夷若有貳心。當使合族受誅。後來其子屠岸賈被趙武滅族。應其鄭父方肯信之。約次日三更再會。定議至期。屠岸夷復往。則祁舉共華賈驪過。皆先在。又有叔堅鬻虎特宮田祁四人。共華以下七人。正七與大夫也。皆故太子申生門下。與鄭父屠岸夷共是十人。重復對天歃血。共扶公子重耳為君。後人有詩云。

只疑屠岸來求救。誰料奸謀呂卻為。強中更有強中手。一人行詐九人危。

平鄭父欵待眾人。盡醉而別。屠岸夷私下回報卻芮。芮曰。汝言無據。必得鄭父手書。方可正罪。夷次夜再至鄭父之家。索其手書。往迎重耳。鄭父已寫就了。簡後署名。共是十位。其九人俱先有花押。第十屠岸夷也。夷亦請筆書押。鄭父緘封停當。交付夷手。囑他小心在意。不可漏泄。屠岸夷得書。如獲至寶。一逕投卻芮家。呈上芮看。芮乃匿夷於家。將書懷於袖中。同呂飴甥往見國舅驍射。備言如此。如此。若不早除。變生不測。驍射夜叩宮門。見了惠公。細述鄭父等之謀。明日早朝。便可面正其罪。以手書為證。次日惠公早朝。呂卻等預伏武士於壁衣之內。百官行禮已畢。惠公召平鄭父問曰。汝欲逐寡人而立重耳。寡人敢請其罪。鄭父方欲致辯。卻芮仗劍大唱曰。汝遺屠岸夷將手書迎重耳。賴吾君洪福。屠岸夷已被吾等伺候於城外。拿下。搜出其書。同事共是十人。今屠岸夷已招出。汝等不必辯矣。惠公將原書擲於案下。呂飴甥拾起。按簡呼名。命武士擒下。只有共華告假在家。未到。另行捕拿。現在八人。面面相覷。真箇是有口難開。無地可入。惠公唱教押出朝門。斬首。內中賈華大呼曰。臣先年奉命伐屈。曾有私放吾君之功。求免一死。可乎。呂飴甥曰。汝事先君而私放吾主。今事吾主。復私通重耳。此反覆小人。速宜就戮。可見私恩于小賈華語塞八人束手受刑。却說共華在家。聞鄭父等事洩。被誅。即忙拜辭家廟。欲赴朝中領罪。其弟共賜謂曰。往則就死。盍逃乎。共華曰。平大夫之入吾寶勸之。陷人於死。而已獨生。非丈夫也。吾非不愛生。不敢負平大夫耳。義不負友就死如逃不待捕至疾趨入朝誅死。惠公亦斬之。平豹聞父遺斬。飛奔秦國逃難。惠公欲盡誅里平諸大夫之族。卻芮曰。罪人不孥。古之制也。亂人行誅。足以儆眾矣。何必多殺。以懼眾心。惠公乃赦各族不誅。追屠岸夷為中大夫。賞以負蔡之田三十萬。却說平豹至秦。見了穆公。伏地大哭。穆公問其故。平豹將其父始謀及被害緣由。細述一遍。乃獻策曰。晉侯背秦之大恩。而修國之小

怨百官聲譽百姓不服以偏師往伐其眾必內潰廢置惟君所欲耳穆公問於羣臣蹇叔對曰以平豹之言而伐晉是

助臣伐君於義不可理是箇道理百里奚曰若百姓不服必有內變君且俟其變而圖之觀摩即動就事穆公曰寡人

亦疑此言彼一朝而殺九大夫豈眾心不附而能如此況兵無內應可必有功乎平豹遂留任秦為大夫時晉惠公之

二年周襄王之三年也是年周王子帶以賂結好伊維之戎諸戎諸侯伊維使我伐京師而已從中應之戎遂入寇圍

王城周公孔與召伯廖悉力固守帶不敢出會戎師襄王遣使告急於諸侯秦穆公普惠公皆欲結好周王各率師伐

戎以救周戎知諸侯兵至焚掠東門而去惠公與穆公相見面有慙色惠公又接得穆姬密書書中數晉侯無禮於賈

姬又不納羣公子許多不是教他速改前非不失舊好惠公遂有疑秦之心急急班師平豹果勸穆公夜襲晉師穆公

曰同為勤王而來此雖有私怨未可動也秦穆雖是伯君却乃各歸其國時齊桓公亦遣管仲將兵救周聞戎兵已解

乃遣人詰責戎主戎主懼齊兵威使人謝曰我諸戎何敢犯京師爾甘叔甘王子帶封于招我來耳襄王於是遂王子帶

子帶出奔齊國戎主使人詣京師請罪求和襄王許之襄王追念管仲定位之功今又有和戎之勞乃大饗管仲待以

上卿之禮管仲對曰有國高二子世卿臣不敢當再三謙讓受下卿之禮而還有功不伐守禮不踰是冬管仲病桓

公親往問之見其瘠甚乃執其手曰仲父之疾甚矣不幸而不起寡人將委政於何人時甯戚賓須無先後俱卒管仲

歎曰惜哉乎甯戚也桓公曰甯戚之外豈無人乎吾欲任鮑叔牙何如仲對曰鮑叔牙君子也雖然不可以為政君子

可以為政可見君子亦有幾等用法其人善惡過於分明夫好善可也惡惡已甚人誰堪之鮑叔牙見人之一惡終身不忘是其短也桓

公曰隰朋何如仲對曰庶乎可矣隰朋不耻下問居其家不忘公門不耻下問則取益廣不忘公言畢喟然歎曰天生

隰朋以為夷吾舌也身死舌安得獨存恐君之用隰朋不能久耳桓公曰然則易牙何如仲對曰君即不問臣亦將言

之彼易牙豎刁開方三人必不可近也桓公曰易牙烹其子以適寡人之口是愛寡人勝於愛子尚可疑耶仲對曰人

情莫愛於子其子且忍之何有於君桓公曰豎刁自宮以事寡人是愛寡人勝於愛身尚可疑耶仲對曰人情莫重於

身其身且忍之何有於君桓公曰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於寡人以寡人之愛幸之也父母死不奔喪是

愛寡人勝於父母無可疑矣仲對曰人情莫親於父母其父母且忍之又何有於君且千乘之封人之大欲也棄千乘

而就君其所望有過於千乘者矣公必去之勿近近必亂國桓公曰此三人者事寡人久矣仲父平日何不聞一言乎仲對曰臣之不言將以適君之意也譬之於水臣為之隄防焉隄防終有壞日何不其禍勿令泛溢令隄防去矣將有橫流之患君必遠之桓公默然而退畢音管仲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卻因呂飴甥料事多中可謂有用之才又盡心以事晉惠不可謂不忠但首倡重賂之謀而却內外食言以取怨及怨陳已成又不
能自反改過乃誅殺大臣欲以弭禍夫禍亂豈純任誅殺之可弭耶奸險殘毒不識為政之體欲以定國而久安難矣
里克之殺冀齊卓子以人臣之分而論之固為有罪然以故太子之怨而迎立新君以定國家亦理之所不罪也且驪姬與冀齊卓子
有罪理不應立公憤殺之不可謂弑君况弑君以報故太子之怨而迎立新君以定國家亦理之所不罪也且驪姬與冀齊卓子
獨非夷吾之仇乎使飴甥襲猛據之以里變此何心也既得立矣却悔其許賂之厚乃假詞以罪之負心甚矣是時平鄭父在外諸
大夫在內獨竟說秦以挑其怒以責約為名典師以臨晉而諸大夫從中而應之昔惠所恃僅呂卻等數人耳國人又皆不服其將
何以得免哉故其殺里克是為大失算計而其不至即及於難者微天之幸也
平鄭奉使往秦不別里克為恐有人伺察也今里克被誅嫌疑更甚秦人來索呂卻不行明是被他猜破豈反無人伺察耶約會多
人深夜計事明露破綻何也憤激於中而不能忍也智者于應必有一失機事不密則害成智者當三復斯言
屠岸夷之來形跡甚可疑君欲加戮此語聞自何人皆出呂卻之謀又是何人所說重耳能得士心國人願戴秦人惡吾背約亦
欲立之岸夷見不及此果欲先斬呂卻遂君納君何必先期約會屠岸夷亦係在朝大夫焉得持書獨往圍秦雖圍終有許多破綻
平鄭素有料事之才何獨於此而憤憤也豈異謀太急故不暇致詳耶抑以通國皆不願戴惠公故不復疑岸夷之有異耶大約是
以盟誓為信耳見之不明遂受其禍惜哉
平鄭諸人之信屠岸夷以前日殺冀齊卓子之故耳不知前日之事全虧驪姬過曉之以大義又勸之以利害故能棄邪從正以就其
功非其自能然於大義也素本不明大義則易為人所愚有貪利悞害之心則易為人所動二五之事豈可以為例耶只是屠岸
於二五周之則與驪姬過商量何本今日之事乃不復謀之於驪姬耶豈呂卻正在得君許以爵祿田土遂行之而不顧耶抑以吾欲
行誅之言懼死太亟故不暇別計耶本是可以為善之人却被利害之心陷溺了可惜可惜
管子學問好處只是識得大端如論鮑叔牙不可為相知他相度淵源論三變非人情不可近可知他撫民用眾又論隄防之可
相在不耻下問居家不忘公門真得為相之道也學術如此宜其功成而名顯哉
凡一切聖賢君子英雄豪傑未有不近人情者不近人情非大好大惡即廢朽而不可用者也廢朽而不可用者其人必不入世入
世而不近人情則無非大好大惡之人也管子以此定三變之不可用真是持達之識

第三十回

秦晉大戰龍門山

穆姬登臺要大赦

話說管仲於病中囑桓公斥遠易牙豈刁開方三人薦隄朋為政左右有聞其言者以告易牙易牙薦鮑叔牙謂曰仲